

山房集二

涵芬樓
第八集



山房集卷三

宋周南撰

書啓

與廟堂議論和書

竊聞小行人之歸敵必欲得用事者之首而後歸侵疆
定好和堂堂大國決未之從果若行之則國不可爲矣
昔唐杜元穎自宰相出爲劍南節度斂取苛重蠻徼咨
怨太和三年南詔乘虛破成都焚郛郭蜀之寶貨工巧
掃地文宗遣使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請誅元穎遂貶邵

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死爲貶所

此書二段十一唐

穎傳杜元

其後李德裕爲相議曰元穎常居宰弼失于馭

遠致蠻寇內侵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執怨以快

其心則是不責王臣取笑外域

此公集十段二卷李衛

竊考杜

元穎厚斂剝虐遂開邊釁與誣君矯命輕動干戈固不

侔南詔小國入蜀之禍止于一方與挑禍強敵輕動百

年兩國之盟好三垂受兵海內騷動之事固不類元穎

庸謬書生論罪極于竄責今之姦虐幾于蕩搖宇宙傾

危社稷滔天貫盈罪狀固萬遼絕然衛公終以元穎嘗

爲宰相不忍因夷蠻之請而死之所以惜國體而非爲

元穎也楊國忠之梟首李林甫之斲棺無非專權蠹國
開邊召亂之所致亦無戮尸之事惟晉王敦謀反事平
而敦已卒乃踞而斬之此三惡者誅之不同然苟出于
其國家之典刑雖陳尸于市併坎而埋取其已戮之體
鑿掘斬刺無不可者若夫因敵人之命函用事之首以
求成則自古未之有也惟燕太子丹封樊于期之首以
獻于秦趙孝成王取魏齊之首以贖其弟本朝徽宗皇
帝今王安中函張覺之首以送金人其事今可復襲耶
矧燕丹雅意欲使荆軻刺始皇非稟秦之號令也魏齊
魏相與秦相范雎結怨秦求之急自魏而趙非用事于

趙也鄧叔子降賊也後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請

誅鄧叔子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付使者殺之於青門外

至今簡冊以爲深鄙

此事出後周十卷突厥列傳四十二

悉恆謀酋長也

唐文忠恐吐番復怨竟令執還戮於漢界之上李德裕

終身痛惜降俘且爾矧有關於大體者哉今奮迅霆之

威而殞魁渠之命大刑正矣憫其祖考惠以三寸之棺

大體全矣我辭旣直敵暴應銷何必取已死之骸逞無

已之刑快敵心而後可和哉昔金人渝盟生靈暴骨敵

旣廢殞則我遂退聽此未嘗得而干預也且乾坤之怒

不極彼獨無大臣乎始任之以事而終戮以自死亦且

爲敵窺矣昔吳主戮諸葛恪臧均上疏乞令收葬以人情之於品物怒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公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慨然均之斯言最爲深切自頃元害掃除六軍喜踊長安孩幼詈聲成風國之大刑亦震矣敵所指取志亦償矣若又掘諸坎瘞重加斬刈以求媚於敵恐過而傷恩人情慨然昔之怨詈轉而悲嘆矣敵人無厭自此邀索未已愈肆恣睢他日握兵之將分閫之人深懲往事其孰肯出身任事以與彼抗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而國自此可不立大可畏也竊謂宜擇專對之才引義析情以答

山房集卷三
三
塞其謀而力拒絕之不宜以此復命

謝解啓

甫離幼童獲齒貢牒慚非夙惠甚玷明揚伏以環吳四
封行周大比山藏澤育谷處樊棲通國皆稱豈無顧陞
後來之秀必若機雲誰爲糊名成此蒿目未閑佔畢已
銳毫芒稍應準繩不嫌羈卯于是老智遜夫壯決後出
睨其先傳流風囂默掃地盡矣抑使生而小異長則大
奇如雲出山待族而雨若木初植勿爪其膚徐而采收
庶其堪用如某者未窺尊足尤自童心粵從趨隅粗識
攬筆家庭肆業漫經訓之菑畚場屋應書類土砂之嬉

戲貢成濫吹重累公衡古云博係於投信矣瓦注則巧
甘井尺澤旱汲則渾小兒疾趨長老所懼茲蓋恭遇某
官誕宣明綽崇屬寬條浮江而西獨時膺門之盛如星
之斗更高曾子之文江山動顏拱把入的賢師友吹送
之如此里父兄寬假其偶然某敢不嚴冬夜之書程講
春闈之尺度或能不辱特以酬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宣 赴池陽回金提幹啟

講學無聞冒處儒官之舍問塗有日獲依幕府之賢恭
惟某官生長見聞淵源師友及門獨盛身爲賈誼之孫
練藁未亡世守鄭公之笏合居要地用續遺風使賢者

山房集卷三
四
低徊于斯豈我輩夙昔之幸某之學殖其尤面牆不慮
北而教人多見其不知量不圖邂逅獲見典刑操筆醫
門願療好爲之患分光鄰燭不愁獨冷之官瞻咏之私
敷宣罔既

池陽回賀冬啟

硯寒金井方愁客坐之無毡灰動玉葭忽報繡紋之增
線自分閉關而讀易誰其執訊以貽書恭惟某官古學
緬脩高文篤永瞻彼向榮之木便合春回迺知蟄地之
雷尙須日至方將再轉爲丞之記已蜚七日報政之聲
少淹綠水之情除卽上紫宸而鳴玉某未能獨復深愧

鳴謙剛動而順行敢謂朋來而無咎陽生而春至但驚
人事之相催

答商總卿啟

顯膺中詔晉陟貳卿惟委寄之非常宜寵光之特異有
隆使指益簡上心屬在聽瞻舉同欣慰恭惟某官英猷
軼世妙算濟時使盡行其言豈惟以蕭勺之音而諧羣
慝雖不過故去猶將全江淮之力以濟中興方樵蘇後
爨之時正飛挽多虞之日公既洗手以奉職誰復瞋目
以語難操劉晏李巽之奇贏豈特變通之有賴倚關中
河內爲根本益知克復之無難佇觀茂勳膺受顯冊師

言如此非某敢私

池陽通胡總卿啓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庀官泮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
依大莛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輒抒欽企之情布見拙陋
之語恭惟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卽之也溫
初非刻意尙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吐剛茹柔泛觀人才
各擅器品法士亢于檢局通人失在闕疎豈無偏長不
可翕受乃若器博足以融衆異力厚可以折羣經方其
晦養于冊府之中以至傑立于紀綱之地文采纘深而
不輕銜露是非紛起而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暴赫之

名欲使天下被和平之福此斯世之所罕恐重任之必歸胡爲玉堂鼎鉉之才尙司金穀甲兵之寄有如地位必副時須願爲世道而自強式副師言之歸重某志向甚拙藝業無聞繞舍栽梨浸忘歲月爲親捧檄適在幘幪不圖遭逢有此幸會惟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託于養成則亦易于蹙拔尙期保惠獲寡悔尤苟獲逃庠序之譏庶不負門牆之賜

池陽通建康張書定叟啟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庸虛而受察竊以十國建帥之重不視九品文通之卑敢以平生

半面之私而後竿牘小夫之敬恭惟某官勳勞奕世文
獻在躬凡紹興討伐之規圖與衡嶽講論之宗旨公既
得之于親授志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才刃遊餘地而
又遜却乎三事之位而惟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
而能以事練心春秋未高而望已隆是非紛起而人不
忌竊觀地位殆爲時生今百年之敵運將衰而四世之
國讎未雪忍使中原之父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略
之孫尙存異代尤迎于灞上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退
于魏人佇觀師鉞之策勛卽自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
業已迫爲親方齒髮尙壯之時不知有己持科舉非工

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爲人師所恃亦有執事在聞
諸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品豈伊拱把亦誤
軒衡涸轍枯魚聊借斗升之水託根小草敢登桃李之
場

回毘陵代者啟

老於庸賤無望官途謂我交承知君長者遠勤貺施莫
誠報酬恭惟交代已屈儒科尙淹賓佐頗聞望郡積苦
文書今主公施長最異等課幕府休沐如無事時微老
成之居間孰左右之及此是歸前輩不計晚成伏念某
始奮迅以應書俄逡巡而斂迹老之將至命可奈何過

山房集卷三
蒙惻憐夙告期會澤已涸之鮒薄少則多束久駑之筋
周章可想終虞罷奕不任走趨倘覬倖而及之于分願
爲過矣謝言不敏感臆無窮

赴浙東倉幕上浙東帥錢參政啓

來遠陸沈復甘屏去夙叨鈞播喜遂依歸豈造物之與
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某官學推該輔功在生民百年
深林知必有于喬木終夜屢歎期不負于阜陵退然山
澤之癯佩此朝廷之重日月在上金石爲開果膺當饋
之思亟付殿藩之寄昔孟子三宿而出晝周公累年而
居東永言感悟之難未有遄歸之盛海內聞公之復起

師言於是乎大和朝孚號於王庭夕收鋒于邊障方尋
黎老再植棠陰約束瀚海之波全護橋山之氣然後安
車入覲黃髮告猷終汗青未畢之功名使戴白不知于
兵革彼哉不言而去今之所就孰多輿論如斯告廷可
必伏念某本無遠韻偶執愚心一昨與在甄收置諸筦
庫豈不私憐其云暮庶幾自奮以求通然而采擷芳蕤
已嗟將落攀躋分寸更覺云賒輒因附贅之員請賦支
離之粟鈞天樂闋嗟眩視之鷄鷓望月潮生幸向洋于
海澨若惟在昔之士孰能自致其身矧今臺閣之英半
出品題之鑒已見膺于世用或遂擅于時名豈其遐棄

山房集卷三
八
之縱獲此否終之吉尙以素乏翹材之介紹難窺岩石
之隆高芹欲獻而意疏汲願深而綆短惟一世具瞻之
重故十舍重趺而來方殫鑽仰之勞豈以屬饜而棄出
匡衡於幕府自愧非才進朱游於門牆倘偕受業尙念
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誚章甫之冠庶幾晚輩之
無聞獲託稽山而不朽恩榮之至銘鏤無忘

赴浙東倉幕上章倉啟

未遠陸沈復甘屏去獲私宇覆喜遂言歸幸造物之興
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某官雅聲遙遠令範端凝夢搜
神毫絢虹蜺之巨麗肩劓哲匠操才曠之餘徽振鴻浙

之羽儀麗丹青之孔翠方將立文石赤墀之陛演黃麻
紫誥之綸屬當轉漕之費繁重以卒盆之法弊稍嚴海
濱之屬禁思幹山澤之餘饒孰能操奇贏以佐軍興其
惟以儒術而飾吏事沃若此濡之轡思與解絃而張果
銷飢趾之風獨最熬波之課寶儲地峻難久駐于星軺
平準書成必盡陳于民瘼載惟委身幕府之列實將借
勢鷗鵬之翰凡羅致于其中謂鷹韝之已脫然而風動
帳開之客必皆才推氣銳之流有如鷗蒙曷贊畫諾殆
類交車之鼎更憐駢指之校恐速素餐之羞敢望青雲
之附倘如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誚章甫之冠獲

山房集卷三
九
憐負擔之餘無棄宋封之節庶幾磨龔其事蒙終蒙連
轉具困窮載德之私矢心曷已

賀魯倉到任啟

伏審輟重省戶光啟庾臺惟昔三丞實始阜陵之遣使
屬時多事更嚴幾甸之觀風竊窺遴選之精私喜本根
之固恭惟某官天才英邁德宇端凝家承哲匠之傳名
在諸儒之冠屬登最課交上薦書上謁見之付以路匭
司宗之事禮廢久矣擢參議郎博士之遊清規秀出于
班行小選鑒精于銓總一臺分糾將陪柏府之馳六轡
如濡迺俶周原之駕是將以儒行而飾吏事庶幾操奇

羸以佐軍興厭承明適會稽暫弭輜軒之節訪古文上
禹穴欲成平準之書伏念某本非名能偶執頑鄙身已
甘于遐棄仕幾類于漫游爪膚以驗生枯無望郭橐駝
之種攘臂而取薪粟欲倣支離疏之愚瞻使指之來臨
撫滯踪而知幸但懼管蠡之淺見莫俾煮摘之利權幕
府文書將負素餐之愧海瀕廣斥更憂厲禁之窮何以
助公有此而已

賀趙師舜工部尙書知臨安府啟

六卿率屬尤嚴平土之司南國承流咸仰神臯之重惟
中都之難治自漢世而已然前有趙張後有三毛固已

山房集卷三
不全而不粹久者年歲近者數月未聞至再而至三恭
惟某官智略縱橫風神峻整輕車熟路翼乎其遇順風
錯節盤根恢然其有餘地久剗繁而治劇旋入從而出
藩履聲已近于星辰課最常司于輦轂肆求已試允副
疇咨宮室無所增修庸示班聯之峻吏民服其威信益
彰委寄之隆乃以冬官之長往殫天府之勞獻納論忠
豈止及百工之事耳目方略尙能折千里之衝翹企之
私感慕曷已

服除再除館職謝啟

銜哀去國絕望清時申命起家復塵舊著痛永辜于親

養忍再竊於身榮削牘之歸撫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
進寧無底滯以求通然金爲物之至堅改煎猶懼其好
木已拔而再植遷地弗能爲良故天不能靳乎材之易
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極人之艱阨嘗爲世
所記憐一昨廢棄于黨錮之初甄收于禁解之後故府
聯名于文部書林接迹于俊躋雖未沾塗轍之清華已
屢費朝廷之收挽而某始求外錄席未煖而丐歸旋迫
內艱舟遇風而引去蓋無地以承其資澤非造物不與
之流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
閔閔以及親仰視爰烏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

何艱棘人欒欒百此身而莫贖閏餘倏變人事復常禮
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灌園以老返稅于耕
使國人曰幸有子哉雖飯疏食而無怨矣矧彫年之遲
暮撫奇迹以踟躕孰引手于斷綆之淵復濫吹于吳遊
之後莫知稱塞但劇凌兢茲蓋某官懋建大中博延髦
士執度以成宮室慨念才難爪膚而視生枯尙圖畦種
曲憐孤迹不置他歧但某積困埃塵未窺墳索深惟先
朝祕府之重庶幾豐芑數世之仁皆懷郢握之珍復毓
藍田之圃于皇得士燕及無疆今精儲麟閣之英已度
越瀛洲之盛宋及蕞品慝焉厚顏鉛槧者書生之常爲

敢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更冀兼收

代劉武諭赴都堂審察啟

下方悠遠絕望趨風臺曜宣明許容執贄敢沿晉侯陳
見疑誠竊以先輔于泰寧毋若揚明于及陋固有掀出
於泥淖之賤其或置羅于曠莽之間怒如飢渴之求豈
以屬鑿而棄唯是寶玉無趾毀譽過情古憂無因而前
今或抱虛而進于是山林知恥之士以自獻爲修智愚
爭鶩之場有難知之嘆諸侯歲薦以充賦大臣承詔而
察言待禮而行者誰歟求詳于初者勢也然而卞子三
獻而別足齷蔑一言而升堂或掃門擁篲而不見收或

立談會面而膺上賞又有遇與不遇豈特才與不才今
茲貿貿而來得無赧赧之色伏念某趨隅雖早覩奧未
能一自家庭之謫遷重以銅梁之間阻中夜隕涕報國
無門幸王路之復平於私願而已畢忽聞牧守猥上姓
名乃其取而上之豈無可哉百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以故怵惕交懷趨起卽路莫知報稱但劇兢慚茲蓋恭
遇某官大庇生民不遺一物念坤維之遼邈憫蜀士之
沈冥收此棄遐納之彙進眇然晚後今者未思正恐召
見問之不過妄庸人耳伏惟如作巨室如濟巨川茹納
以容翕受無間苟有寸長而片善豈必石稱而大量少

須假之觀其來者誓于職分仰答生成感篆唯深鋪論
靡究

代通交代知縣啓

伏審疏榮帝寵出寄王封俯慚瘳曠之餘行藉交承之
庇顧平昔慕用之已久又子孫託契之云初盍修鄙辭
致敬下陳伏以某官奕世鍾英受才絕俗頌美中興該
羣公而驚嘆詩追古始禮作者之風流追觀祖宗登用
人物之時盍居臺館儲蓄英材之地安用一律以待長
才蓋君子仕不辭卑始假此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弊
已久天其伊賢尹之未臨某之不才繆茲代匱嘗以爲

百里之地是乃古人之欲得豈有於三年之內嘗憂己志之不伸非事之本末不同則人之才否不迨伏惟鑒拙者之已矣思志行之孔難泥古則疎必有可通之律度徇今已陋又將小出其規模幾于當世不以作邑爲難豈特小民獨被善後之賜

代潮守回倅啓

入瀧船而說海將從知津而問之跨嶺嶠而題輿胡爲失脚亦未此方異縣屏居而掃迹忽執訊貽書而踵門逃虛而聞足音邂逅而適我願旣開閉者數四盍酬答於萬分恭惟某官地望高華天才穎將久矣姓名之籍

甚獨于進取則常恬然頗聞諸公貴人欲寘諸長安近
日之地正使爲治中別駕亦盍在通都會府之中豈伊
毒霧之瘴鄉乃使奇寶在道側豈非造物爲後人之計
遂使賢者不擇地而居某已詘儒冠敢圖吏最雖閭閻
瑣碎頗于退處而更嘗獨獄訟簿書未有一日之閱歷
所幸珠玉之在側庶幾輔車之相依望西向之水雲某
旣免擁馬不前之患分中南之風月公能爲展驥小屆
如何

池陽通添倅啓

光膺宸綽來佐藩條惟昔者建監郡之官幾特分子刺

山房集卷三
十四
舉而近世同正員之置益優禮于勳賢茲爲異恩曾不
輕畀恭惟某官藉甚聞譽退然謙恭峻門高閎貴盛今
凡幾世渴硯枯筆業履方如諸生恭惟元符定策之懿
難與夫景德保衡之相閱雖故事同稱於四諡而威德
實冠于五朝是宜聞孫克紹先烈四而曩者

或七寺而至清華恐召駟之卽來豈別乘之能屈某淒
其弱植陋矣多聞方將與諸生而受誨言敢自謂學校
而廢彝禮

深源定婚啟

大婚爲繼世謀敢云非偶一命忝三事壻幸見此風敬

以季冬之吉占求歸仲子於賤息不腆將幣用昭乞盟
有如相閥慶源之長重以悲範姆儀之素倘使外孫之
是似不患吾門之未興但以綠野平泉方袖裴李經綸
之手半通五兩輒陳朱陳嫁娶之儀尙期赦其不閑庶
幾永以爲好

長女回定婚啟

三施未報居懷采菲之慚長子維行復拜委禽之賜惟
相閥之上器炯潤玉之奇姿大閨華宗咸願有請禿翁
醜女何所取材茲事夫豈偶然得壻亦云幸矣河水在
此諒不以一貴一賤而易情鷄鳴而興尙謹聽爾舅爾

姑之明訓

爲滕守回送婚啟

婚嫁逼人未忘關念高明過聽趣使拜成於是爲謀敢
不共命竊惟速合每重女行瞻彼絲蘿尙猶擇木豈其
淺諸不戒委禽幸所見之略同獲共圖其不朽三肅將
命敬拜貺于朝廷一齊尊門永燕休于甥舅

文朝
袁廷
出
先韓

廟碑
國朝
幾品
曾許
立家
廟執
政之
後應
云用
得一
本云
賦

遂成
季弟
之
名
乘
行
車

爲長姪定里人朱氏婚啟

奉作
名承

求婚繼世敢輕爲孫子謀擇婦先鄰況獲依丈人行幸

哉姓合贄此幣將欽惟肅雍之門素迪婉婉之教尙神
靈之克相永迓續于有家

爲次姪定東陽喬魁婚啟

奉作名承

屬者仲孫謀擇婚對求諸里丈人之行意及靡咸卜及
先令君之門龜筮吉迨茲定論事豈偶然

餘前同

回姪女婚啟

古者世婚必尊譜牒流俗競利乃尙襟期邈矣此風敢
不重拜近求鄰比是似朱陳尙論紳縷恐非秦晉豈聽
採之誤惟禮請之勤欽承神休登受好幣三肅將命奚
所措辭一齊尊門永迪有祿

祝文

附疏文

太廟四祖殿大殿等處修造畢工奏告遷祖宗帝

后祝文

太室崇修庶工告備茲以靈辰之告還于寶祐之安具有彝章敢伸虔告

四祖殿修整畢工奏告神主正奉安祝文

庶工僦緒告成土木之營四祖卽安寅奉神靈之御仰祈英鑒俯亮忱恂

西峯大聖送水祝文

曩祈慧蔭致禱龍困屋壁生雲雷霆驅令由一瞬頃成

大勝因輒涓良辰祇送靈液尙惟昭鑒畀我有年峯攢
巒兮龍之淵色黥黥兮水之玄吹雲霧兮涵星躔醜膏
油兮澤文田嗟沮龍兮宅幽潛應小云功兮返亦無言
湛清醑兮送靈泉瀨之祠兮眇萬年

起水祝文

九華之峯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虬之宮升虛陵
冥兮隨感而通粵春徂夏兮旱氣蘊隆首種弗入兮歲
將鞠凶羣望並走兮靈雨未濛乃飾禮幣兮改命于龍
靈波出地兮鳴鳥微矇豐隆轟車兮屏鑿冥空天昏空
黑兮流洽四封枯萎起舞兮快焚隕融吏德良薄兮神

施實洪是一掬水兮變化無窮久而不返兮懼于不恭
酒哺菲薄兮莫明予衷歌以送之兮雨暘時若而年豐

奉安神水祝文

簫管初迎已騰波而奮嚮寶坊肅甚用竭虔以安靈伏
願精祲潛交蜿蜒來享鞭雷車搖電幟驤靈駕以徘徊
澤地產祛人災轉甘霖於翕歛

送龍泉祝文

九華之峯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虬之宮升虛陵
冥兮隨感而通粵春徂夏兮旱氣蘊隆首種弗入兮歲
將鞠凶羣望並走兮靈雨未濛乃飭禮幣兮改命于龍

靈波出地兮暘鳥微矇豐隆轟車兮屏翳冥空四方播
灑兮吹瀉以風神非無意兮天嗇其功既開其始兮忍
靳其終是一勺水兮變化無窮更得良薄兮匪施未洪
久而不返兮懼于不恭酒脯菲薄兮莫明予衷惟神終
惠兮賜之雨足而年豐

迎龍池水祝文

假守云初亢陽爲熬四月維夏五種未藝倘少須臾立
見流徙穹谷之淵神龍是宅翕忽噓氣穹壤被澤敢命
別乘躬乞擊去靈液龜魚在鼎竚立以俟靈雨隨車明神
之賜

山房集卷三
十八
祀太一祝文

仰止行宮大神之貴保祐皇家五福未備青陽肇新有
開嗣歲嘉薦令芳聿言常祀神之聽之百嘉以遂時初
歲豐五兵不試惟春之祺神其貺施

祀太一祝文

玄冥冬之孟月甫就歲功太一天之貴神幸修祀典北
郊之迎伊始中壇之薦有嚴伏望明靈顧歆肸鬻昭格
五穀皆入民咸樂于豐登四方無虞國永臻于安泰

代太守春賽諸廟祝文

池瀕大江民處瘠土陽微驕而已旱霖未成而懼雨相

甌窶之單薄滋耦耨之莽鹵土膏旣興農事斯舉潔牲
蠲壘展祀祠宇惟神閔民亦旣勞苦陰陽明晦毋興厥
度黍稷菽麥有殖斯茂我田旣臧我土維阜太守與民
弗忘神助

諸廟祝文

粵歲旱災祈神陰祐甘霖霑發焦土滋榮昭報惟誠弗
忘終賜

祈雨疏文

龍湫掬留雲已上于天需鶴埵鳴陰雨復隨于風至皆
守長懇求之未至致陰陽併隔而不通肆潔精誠虔修

山房集卷三
十九
淨供惟大覺隨方而赴感庶驕陽覆宇以成霖

祈雨疏文

閏九月初六日

炎風之吹赤壤適當三伏之時甘津之沃祥和未浹四郊之內屬垂成之在望豈屢瀆之敢辭伏願夜來夜於滄江綴朝霏于綠穗沛然下雨俾願足于三農譬如爲山毋功虧于一簣

祈雨疏文

碧泉青稻顛遂豐成杲日炎風尙虞侵鑠將畢吠畝三時之賜何惜乾坤一雨之恩粵惟神休迄此陰相

謝雨疏文

六月炎天敢必雲雷之澤九霄絳闕速如影嚮之從荷
天意之曲成續農功于垂就伏望稻一歲而再熟禾六
穗而連莖水綠方塘已脫夏田之焦槁雲黃襪禔更祈
秋歛之豐盈

山房集卷四

宋周南撰

序

同舍小錄序

予至池學之明年始作同舍小錄以識州里邑居離歲月之久近其式參用雲萍綠而加詳焉池瀕淮故多淮舒人間歲鄰郡歎學或不能瞻士士亦有至者然而不過五七人或僅十餘人皆往來不常其間有浙水他鄉則皆隨侍子弟非爲末學而至者也予年四十學于四

山房集卷四
一
方師友猶未知其方何敢言敦學之益且是邦之士方不屑與之游或幸得與之處矣而又無以琢磨而滋長之則是錄之作毋乃爲諸兄挽乎然自惟始終與朋友相期之志以惟是之求異時思同堂合席之不可得而展卷以觀吳人之孰進孰否則區區所望也

記

長洲主簿廳壁記

天下雄鎮校一歲戶賦之夥若蘇者不一二而支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藉五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爲鈔萃於邑者六七萬

簿應時孫案小吏執牘曰此爲甲此爲乙稽其籍未勾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輒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日晏腕欲脫已離立欠伸索憩去簿間有志須不離局不追趨人事不數數上官籤詞而後能專或其人以曠達自解或憤憤弗強或爲在勢者知而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余耳目之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于余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於簿而攝爲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責易媮耶然尉不才盜不發民不求尉也簿失職名重輸

根本且剝矣然則何必壯縣如長洲者簿爲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千室之邑必有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文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年部使者得廩人刻弗深考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爲七十萬詔卽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于天下會簡惠自湖移守蘇難之且辨其所以然部使者屈使仍圖誌之舊爲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略之爲後便而不見增賦之爲永患者實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爲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議使者括田謫矣余少時長老尤

能道簡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大猷世其科而來仕故因其請既爲之識其官之當勉者且得著其先世之遺思以永邦之人思焉記于始尙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

平江重修貢院記

合蘇之境爲縣立爲鄉二百有幾三歲詔進士舉十人紹興初又益以流寓總爲十有三人合五縣二百幾鄉之士三歲試於有司者謂之終場淳熙中復搜遺材以試于太學謂之待補南渡以前試者少每詔下則試于浮圖近郭之虎丘其後漸多則試于郡縣又多則郡學

山房集卷四
三
纏葺爲屋以居之後又益多太守姚憲始作貢院距今
四十年試者至二千人合五縣二百幾鄉之士七八十
年間增至二千幾百人今太守陳公懼不足容也乃闢
而廣之因爲之記

玩芳亭記

玩芳亭山居廢址也略記地可十畝中窪爲池周徑百
步橋于其前有徑百尺其闢千咫繚曲而復可以散步
厥初經營與草爭植惡木蔽芾乃夷菑蕪研密爲疎淪
出茂好彙次窠株有滋其荈爰暨秀發作亭瞰之其楹
以五夫卉木蓋雨露之英華如氣之滋液其在人則其

傑然者是也。葺爾亭，朱者白者，無幾爾而天地之生意具焉。余日臨之，把酒賦詩，迎繁送謝，當其目捲挾種藝書，按行砌下，蕪穢不治而秀色嶷嶷，亭所以名此其義也。古者士以退伏爲常，以循修爲職，故世無放士，士無淫觀，進退之間皆有事業。今余遺落其天常，傲惰其四體，不自知其罪也。又從而買花逸老于一亭之上，幼壯之不力，又何以記爲？蓋余道德之棄才也。進而仕則腐于力，退而學而樂地未融焉。斯亭之作，蓋獲寬于父兄師友而求不沒溺其身者也是。故余之有得于斯亭三焉：芬而潔，妍而整，若知所自持一也。采掇則人卽之而

山房集卷四
四
不卽人二也纖禮相安問落不兢庶幾乎知命三也噫
余之得是者亦直寄焉而已士喪其實德不知分之所
當爲縱心志之欲而又自以爲理之在是殆哉亭無瓌
材無斲飾可不記記其落成則某年月日也

論

四塞論

長安四塞之地也蓋自山東而入則有函谷限其前

陝今

州也
關

梁楚之銳鋒不能遽前也自襄鄧而進則有武

關制其旁

故今武鄧州縣

襄漢唐鄧之游兵不能乘隙也西

有大散以制秦隴之窺伺北有蕭關以當匈奴之侵軼

屏翳蔽遮牢密周固若四塞然而函谷地高又險也其於四塞之固尤爲重雖然函肴則天下之險固而洛陽則天下之咽喉也秦謂之三川漢謂之河南唐謂之東都有洛陽而爲藩籬則函谷可以立不幸強者據三川之路塞成皋之險距飛狐之口杜大行之道使天下之兵三面不能相救則函肴雖未下而關中孤矣昔秦居關中洛陽置三川守營聚重兵漢都長安而滎陽成皋鞏洛皆爲重地高祖雖屢敗不去京鞏七國之變亞夫疾走藍田抵洛陽蓋有洛西而後有咸陽此天下之大勢彼祿山反書旣聞明皇始以封常清乘駟詣東京募

兵得六萬人斷河陽之橋爲守禦之備

河陽今

是時崔

無誡守滎陽

滎陽今鄭州

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常

清所募白徒亦棄陝地欲以清軍退守關門而失潼關

卽承

蓋漢守河南則洛陽固唐輕陝洛則關中危唇亡

則齒寒獨何漢事哉楚之城都也陳之守江也蜀之劍閣也委棄四隅孤獨而守門戶戶庭之外敵來偪人如之何而可哉

四塞論下

其文武關高祖由此入秦七國之變田祿伯亦請自淮南長沙而入武關劉裕伐燕沈田子一軍亦取道自此

蓋函谷必由鞏洛其地尤高且險惟武關往捷其視函
谷道爲徑易然使山東無變江淮封壤環于外武關乃
吾圍池又何患哉關中所患獨此北方之沙漠爾婁敬
傳稱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
一日一夕可以至考之張守節之釋史記河南地今靈
夏勝州也其地至上郡鄜延不甚遠而鄜延去長安亦
不爲遠所以敵入雲中雁門而入陷燕然入上郡北地
則京師震動蓋敵自雲中雁門而入陷燕代下井注壓
晉陽然尤在河東也關中大河衛其東豈能邊爲患哉
若入上郡北地則亟矣孝文十四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是敵犯原渭而銳鋒
至慶州矣候騎至雍甘泉去長安三百餘里也爾孝文
後五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亦通
於甘泉大敵自右北平燕代而入者吾未暇論自河南
地者入烽火相去每在三百里內何哉蓋京兆雖有三
輔而馮翊扶風之前已爲上郡北地近而敵迫朝那蕭
關之城塞不足以拒敵則三面之勢此爲最弱焉爾昔
周之都洛也困于西戎秦仲始大以能爲周扞其西也
其後周避犬戎而東以地近戎而西陲無甚封國也及
秦襄公逐戎秦襄公逐戎奪岐豐之地周終不能有而割以與秦

秦之興實自此然西方無大封國則周不能以獨存周固不容于不與秦也漢都關中又迫戎患則宜鑒周之事分擇信臣置雄鎮於上郡北地以藩王室則敵雖大入庶幾亦有所屏翰矣自高祖用韓王信於太原用臧荼盧綰于燕未幾皆叛且不暇爲西方之慮婁敬雖能計道里之遠近而其策不過欲徙諸田屈景之族以備之爾不知爲四封之外慮也文帝每遇敵入發兵屯上郡屯北地亦爲久駐之計蓋嘗以十萬大兵用將軍屯長安旁及後灞上棘門去長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皇皇然憂其衝突而至堂奧之內也其得免于侵陵之

禍者幸矣哉

高祖論

或問高祖其劣于湯武歟曰湯武聖人也高皇帝眞大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爲君之大略耶湯武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藉吏民封府庫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耦語云誅謗立三章之約與父兄除害而已迹其初與湯武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于南鄭也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以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于京索間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

祖將十萬衆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爲義帝發喪縞素捐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舉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專征之任而約會于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略也自起布衣爲萬乘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海內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恢恢乎以天下爲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

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略英轡超出乎籠絡駕御之外矣蓋高帝雖道愧于帝王而性洞達其于爲君之大略庶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爲君之大略則然矣項氏支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姓劉氏田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高帝卽位求布千金匿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皆平生仇怨所封皆啓人帝布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也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于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

心術之大害也愚讀太史遷班固書皆言子房自入關
卽導引不食穀高祖之劣于帝王其諸入關以後厭征
戰之餘急急于求定有防閑天下之過乎蕭相國守關
中定社稷立宗廟高帝雖數亡山東而常全關中以待
帝蓋忠臣也陳豨之反上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置
一都尉爲相國衛人主在外而大臣無故益封何耶黥
布之反上自將擊之數數問相國何爲何哉相國以私
財佐君上始說買田宅以自圩上心乃安又何其淺陋
如此耶史稱人有告韓信叛者又曰上恐惡其能也嗟
夫裂地而王之叛證未見一夫告變主名不立遽執縛

之高祖于是失君道矣昔者豐沛之初奮然爲父兄除
難而起此心何心也雖未足以言湯武之事其所舉動
庶幾其近之矣今以爲失一控制則天下將爲他人有
不免因事而誅天下之能者此心又何心耶豈惟不敢
言而湯武之事而去曹孟德宋武帝不遠矣或曰高祖
不如此則天下不定嗚呼是所以爲高帝之未學也夫
天命之集于高祖久矣其有不治者乎

說

滕曷改名說

滕曷年十七專以不越戶限對春秋大義齊晉霸事數

百言甚辨于文余聞滕家子穎出皆無常師因訓其名曰曷曷日也字之景舒日躔乎子于丙斯極度三百六於進其積學成匪潰毫釐絲忽舒遲尙畔勇取爲跽咨示滕曷勿潰爾力有所微細乃學之則

傳

劉先生傳

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爲弟兄妻姒也以謔勾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衝闐咽之市官府廳事之旁迎神之所畫爲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焉然獨不能鑿空其所倣效

者譏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績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爲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少嘗爲儒已而遇道人者教之養生忽一日盡棄其所嘗學者日膏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輒閉門不交人事然其年已六七十歲肩高于項頤隱于臍貌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爲之絕倒而其少年無不工倣之遇其作場往觀者必曰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謔雖多端具而少年倣劉唱樂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批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于市適遇劉賣藥過其前伶

乘醉而詬侮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過不行矣劉困苦甚乃謂伶者若不謂可自憐矣爾其工于效我顧從而得衣食其妻子今不嘿自思我顧有恩于若而又困苦之不知微我能使觀者若此衆乎又顧其觀者曰里父兄何笑我爲且其效我二年矣衆見之亦厭矣必又擇其可笑者而效之計非吾里中人人不見彼學不則吾憂某人者必代我矣且效我我無妻子日困苦于市餓窮一身爾輩吾家此聲一出則誰鬻賣耶衆少年聞之駭然而散退而相與聚言曰是言有理

康伯可傳

康輿之字伯可家宛丘與常子正相隣又相好也方全盛時洛陽左王屋右嵩山巖岫互出若列庭戶水竹花木天下鮮儷故賢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居者衆而物益貴歐陽公旣得謝始去而之穎上焉宛丘介乎穎洛之間當崇觀間嵩山晁以道四文方閒居伯可常往學焉又常從澗上文人遊澗上陽翟陳怙叔易也兩公名行尊所謂中朝之遺民伯可操几杖侍談塵固嘗親聞正始之音一二矣尤強記熟誦左氏千言不遺一字子正絕變之是時天子方粉飾太平大慶酺燕非時臨幸四時奇麗之觀不絕貴游勳戚乘堅策肥游目騁意不惟

都人爲然而近京人士習慣亦不能免方時殷富家設
義漿于閭外肴羞名醞皆取具于道路宛丘距都門不
數舍午夜燈火相望伯可馳騎信宿往返狃于承平年
少之習其後兵火飄轉方相與求生草莽之中而溺于
舊染至於中傷善類興蘇玘之獄卒爲名論所廢是知
風俗之移人可畏也已因具錄之以爲世戒云初伯可
監杭州太和樓酒盜庫錢飾翠羽爲妓金盼履坐免官
落魄無所與歸會子正自中司出守吳興伯可固通家
子弟也又嘗偕行入廣遂奉夫人氏以往子正覲檢察
御書月賦緡錢三萬伯可費輒隨手盡不及甘旨供也

其後子正將去郡探取數月輦致其夫人氏所伯可心
不樂可則去而知姑蘇依周彥恭彥恭東平人雖法家
而北客例收卹南來舊族解帶換衣侍之如骨肉然伯
可又扶秦氏子弟爲重請得出樂妓趙芷籍攜去彥恭
未有以顯拒之也倅蘇仁仲嘗監奏邸兼官密院計議
與胡澹庵有同僚之契仁仲間白事造堂中秦丞相驟
問銓書有斬檜語信乎仁仲實未見書衝口以不聞對
檜疑以爲黨銜之其後清外得知廣德軍復論罷之久
之起丞郡姑蘇彥恭迫伯可請不已因相與謀之仁仲
丹陽魏公孫子正女壻也頗能道子正愛賞伯可語謂

是舉也且爲伯可終身累果愛子則如勿與仁仲非特
難一妓也實愛惜伯可然不知伯可已攜妓去而之松
江矣彥恭尋亦悔因追還之具道貳車相愛語伯可溺
一婦人不得則無聊因惆悵失緒日夜求所以逞憾于
仁仲者未得也未幾子正卒于海鹽遂誣彥恭賻子正
錢二百萬且屬仁仲爲文以祭有奸人在位公棄而死
之語當路震怒立命中丞俞堯弼核彥恭鑄職且罷其
郡丞命提舉浙西茶鹽事王珪鞠之于是仁仲與其子
玘之獄起矣獄上卒無驗坐玘將遣祭持紙入其家顯
爲文有實而已於是削仁仲籍投臨汀玘亦停官竄吏

十餘輩子正妻方氏移德經略女弟也子弟尙幼傳聞禍且及已將錄其家遂盡燬所有一簪不留竊載旅櫬之聚塢黃氏葬之水濱歸以待南荒之命實紹興庚午事也其後當柄者死諸嘗告密興羅織之獄者次第論罪伯可仕于閩過其帥李如岡座青命至如岡固匿之且問前事猶謾辭以對如岡叱起之後還三衢或云竟取芷爲儷云伯可初以小詞行世號康伯可故不著其名論曰自太史公傳佞倖後世因之蓋嫉夫盜言之孔甘而至于亂國也而讒誣爲尤甚迹其中傷吁蟻如蝮蝎然至使忠善受誣君子無措足之所而史不表而出

之何哉予錄汪召錫陸升之莫汲姚聃諸嘗告密者爲
讒夫傳以著小人咀委起穢之因以補史氏之闕遺焉
嗚呼當秦氏之末年道路以目相視而杯酒失意者輒
肆其忿恨以起大獄原其端則是康伯可肇之也嗚呼
若伯可者又可勝誅哉

答

棄硯答

有物于此寒暑激射背面剝蝕仲夏之月拂烏几啓藏
室舒蚕繭之楮握雞距之筆將以續廣騷于未哺了百
函于一日旣而墨改改而如距翰欲濡而旋嗇周子乃

呼僕夫滌外膠盪幽默擬陰鑑導靈液終樸厚而古醜
蔑呵噓之滴瀝乃喟然而歎曰物壯則老理久則息囿
于形者皆然而况于石之泐于是毡包席裹將棄舊而
規新期易鈍而爲利午夜見夢曰陶泓氏應答條理一
一可紀曰若憎予之遲緩而不及事乎我雖漫漶飽閱
世態形剝心存不磨在于何底凝之尤而索我于形骸
之內我無子居今四十年子學點染于我磨研餘波所
及文字生焉學淺語澀短章大篇予取予求不汝瑕珍
我質顛愚不利走趨中間太學辱在泥塗黃塵滿面墨
突無煙載飢載渴不飲盜泉我心匪石知白守黑窮年

矻矻昔之在莒有褐之父善治文字髮未種種弁髦同
棄桐門魚里得子之始膠漆自北功成榦盡俯仰誰記
今其存者獨余在爾子何不思故舊之不遺而忍于括
糠而及米余應之曰物庶新奇適用者宜今有交機搗
練爲物之卑靡濡靡潤尤莫之爲况乎詞翰于是乎出
而淹速隨之子如椎魯發藻者誰今將告子以弘農之
譜子未可輕爲主人疵夫硯品數十故有錯精銅載水
玉傳假漆截筠谷采美蚌之殼浮查之木彼鐵中之錚
錚亦餘子之碌碌又有屑石未出陶穴發瘞土斲瓦鑄
雖延誼以爲器然非我之族類及若青州之砥絳絲黃

裏維淄之坑有聞無聲馳基羅君繡織五紋洮河腴玉
價侔結綠雖未足爲天下之寶皆嘗狎主星壤之盟今
將與子訂楚產窮越砥訪南唐良工之子孫驗西岩絕
項之脈理定七里之優劣續五絕之欸識子其志之夫
斧柯之山青花如秋紫雲炫日紺潤奪玉尙其色也萋
弘洒淚鱉精絢內九暈微心有間有正貴其自也浮輕
漚飄麝未圓毫促點薄重乾膩聲之隱也黝眉黃眼玉
乳金沙蒸雲含星旋轉如渦體之異也黼形穀理有茫
索索若煙非煙若縷非縷文之細也暮天如水秋雨新
霽表裏澄潔無澗奴隸瑩之至也凡此數者寸有所長

與人莫逆或靜而敏或順而澤滿唇抱水噴墨成紙低
心承潤無趾自至效能發微文湧泉思侔德于萬石君
之家索價不啻二萬錢之貴今子歆然孔穿褊陋黯淺
有度而遲符采不眩乏刮眼之相視漸老色之上面投
閒置散乃分之宜挾故而問則吾不知乃莞爾而笑曰
凡子所稱皆研之靡有物于此天地儲精日星耀芒凝
以雨露結以陰陽其形則長短大小或圓或方難終難
窮不主故常其文則輕清重濁能玄能黃一經一緯迭
爲文章其噓則觸石而致千里之潤其翕則錮陰而凍
七澤之溫然則收聲于厚壤語則出嚮于玄淵是爲無

名之璞造化之甄故陶唐氏得之而爲純懿夏禹氏得之而廣疏鑿孔子得之而修墜地之文孟子得之而距摩頂之墨若夫帝鴻之玉鈕太公之金匱河東之故刻魯廟之穿孔雖模範之尙存而不知道術已爲天下裂矣于是滅于坑焚散于屋壁愚黔首尙刁筆進大滑雖斯文之未亡足爲硯之一阨厥後馬遷發名山之藏班固揭蘭臺之祕相如招徠烏有之徒子雲作爲墨客之對又數百年韓愈氏回狂瀾汲古綆作傳以附見其出處脩文以瘞藏其破碎然皆不過實爲文字之祥而資筆墨之戲今我不惜漏洩于言語蓋欲子略識真才與

大體而乃專持匠石氏之說宜吾以禿翁而見棄也且夫尤物移人慢藏誨盜彼生平之長物充耳目之玩好素木石之怪聖賢弗保故偃王爲之以玉璞而訖于貽石室之辱晉懷寫之以銅鑊而無以禦陸沈之擾方其寶之也自謂可以潤生民澤世教然迄于爭奪瓦解原壤如燎烏覩夫終身之與俱而佇水之不耕哉矧夫一氣變化萬類氤氳空花結習是身非身故醜好沿于所見而高下生於相形澹臺無貌黑臀無名或餓死于縱理或始生而有文高黑子而成帝莽紫色而餘分雖八彩之至貴亦重瞳而自焚彼人肖天地之形而尤若是

况乎一拳石無之精彼其箸皇壓贅醜點或黃中而通
理或羅縷而自陳剡芒奇詭觸濁經清譬如木傷雨而
奸黷礎欲潤而暈生爾乃生羞別之想分利鈍之根挺
形容于厥象指瑕類以爲眞是何異指波心之炯而索
月見室中之肆而爲人耶居吾語汝九韶不奏孰嚙鳳
味一勺之水豈容龍尾鸚鵡來巢春秋所以紀異不食
馬肝食肉未爲不知味若認贅以爲嫡以有眼爲最佳
剗特點朱之論幾何而不見笑于大方之家矧夫端石
無銚歛材少膩譬如柔曼之乏風骨亦尤通敏之多粗
糲彼未能以免俗必反常而爲貴然求百于千萬嘗無

十之一二非沾沾而自喜則消矣於精銳况鄴臺屋上之烏尙欠淳灰之洗而距野澄泥之字未免下同于羣碎其他渴則乞索飽則滯淫無之靡闕有不爲珍今子豈嘗學書而得敗篋者哉不然何至以下駟而驕人且吾嘗有大造于子其知也耶曰何如對曰子之爲人廉而近劘其色焦然微有剛我欲投膠而變濁常蒿目以憂世惡毀方而瓦合幾轉喉而觸諱傷中心之坦直貽四面之疔瘡向及其鋒而用之則劓汝于是非久矣顧方爲子收卷而小靳何乃責我以未能汪洋而大肆然則子爲蹈火不熱入水不濡乎胡爲納之罟穽坑穽之

中而不知避已余乃內熱震悸三指而進之曰余聞石不能言今子無鬚眉而甚口乃過于童鳥之言玄豈天將憐之假神以啟其衷乎吾今知子也曰若知我謂何曰子見素而抱樸者也學黃老之道傷墨氏之兼愛而隱于漆園之下者也昔吾見蔑之面今吾見蔑之心矣挫其外方而不割也剝其中虛而爲盈也摧屈其鋒銳不鬪其捷也肌色昏然毋以氣驕人也其以虛玄爲之骨黝默爲之體者乎子殆有道者也曰斯言過矣我雖于淡泊相遭而形爲之心累少共絹素之用長識淄澠之味上之豈不願學爲文雅以鎮俗中之豈不如發爲

波瀾而飾治下豈無几案之材而規升合之水我豈石
之人哉我惟涉筆其間有見必識烝亥豕之涉波見出
晝之濡滯聞或行而或尼非臧倉之沮毀吾旣不能削
方而爲員兮信有失流行而坎止幸託好於金石兮逐
浮沈于下里子以我爲不能斲而小之則固宜若曰進
于道矣則恐未子言過矣毋重吾罪余惡其荒唐而無
端崖復從而和之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始吾期子之
道爲沈沉今子乃言有命之通塞果且有知乎哉請子
一決其用舍行藏庶幾不憂夫玄之尙白於是辭窮吻
索自知不能究詰請以太卜之瓦兆參諸連山之宓易

乃命史蘇端著策視墨拆遇董先生下帷之兆曰余不堪也又筮之遇三賁之三艮賁之貞火也其悔山也文明以止晦其明也其繇曰他山之石有文在脈時止則止幽人貞吉龜符既襲東方將白主人就席舉手揖客陶泓父笑言啞啞早知翰林主人之設客難萬言不如一默

山房集卷四

山房集卷五

宋周南撰

題跋

古今注

古今注三卷晉大府丞崔豹撰輿服都邑音樂鳥獸蟲草木雜注問答釋義凡八篇

炙穀子

炙穀子唐琅琊王叡以纂叡二儀實錄及今古注樂府解等辭義重疊削煩補略正其謬誤爲一編凡五卷卷

各有類

國史補

國史補二卷唐司勳員外郎李肇撰記開元至長慶間事報應鬼神夢卜與帷薄皆不書

鄴城雜事記

鄴城雜事記一卷唐馬溫之撰溫之代宗時人鄴舊有陸氏鄴中記楊楞伽鄴城故事溫之乃自魏武初造至高齊敗沒凡鄴中帝王所居及君臣行事錄其梗概號鄴都雜事

封氏見聞記

封氏見聞記唐德宗時吏部郎中封演撰凡一卷首篇道教序道君符應之誕辨河上公非漢文帝時人儒術篇記廣文館本末與孔子廟祈子之事文字石經所載甚詳其後雜載官名制度名物殊異終于侮謔

牛羊日歷

牛羊日歷一卷唐太和九年劉軻作斥三楊與李宗閔牛僧孺之惡謂僧孺結宦官楊承和穆宗不豫常懷異圖後有懷樂子皇甫松書稱此書爲信史目僧孺爲太牢又謂僧孺母不檢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錄惡已甚豈李衛公黨嫉惡牛公者所爲乎

山房集卷五
二
南部煙花錄

南部煙花錄一卷會昌中折瓦棺寺有雙籠藏書中有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有魯郡文忠顏公題錄隋大業末煬帝南幸涵淫祕迹卽大業拾遺記顏師古撰

又題

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官閣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年詔折浮圖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一帙雖隨手飛潰而文字可記乃隋書遺藁也有白藤紙數幅題云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經僧人情香

軸爭取之折去紙筆視軸皆有魯郡顏公名題云手寫是經卽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志徹因將隋書藁草示予遂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不文時有附會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黃門顏公不欲筆摩前跡因而削乎今則堯風已邈德車斯駕獨惜茲事堙沒不得詞人才子談柄故編成大業拾遺記本字缺十六七悉從而補之

龍成錄

龍成錄柳子厚謫居次中朝士大夫所聞凡四十三事有云羅池龍成勝地役者得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

厲鬼于山左福土氓制九醜欲隱余於斯與其後退之
廟碑中語豈推本諸子厚之言與

松窗雜錄

松窗雜錄一十六條唐人韋濬誌元宗中宗德宗文宗
狄梁公姚崇孝衛公遺事與物之異聞者十餘件

幽間鼓吹

幽間鼓吹唐張固撰次首記宣宗數事餘雜識中唐以

後事今多載正史

又云宣宗大屏夫人荐李韋德裕如李宗

見正史者皆本此

嶺表錄異

嶺表錄異唐廣州司馬劉恂撰恂昭宗時仕嶺表記嶺表川澤犀象禽魚珠金草木有殊於中夏者三卷凡百餘事

傳記

傳記兩卷唐劉餗撰嘗餗爲唐史官又作是書雜記齊梁隋唐初事今多載正史

尊號錄

宋尊號錄莒公庠撰取陸贄封演之說述歷代帝號之稱謂當否稱頌仁宗慶歷以後不稱尊號之美欲存實去華盡屏前號尊帝王之稱

山房集卷五
四
芻蕘論

芻蕘論張文定公方平撰時仁宗卽位八年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公弼再舉而得文定英宗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若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乃拜翰林承旨

題徽宗實錄

徽宗皇帝初政天下聳然保太平矣始召范忠宣欲以爲相陳瓘龔夬豐稷鄒志完在臺諫忠宣以瞽不至蕘乃以承旨召蔡元長旣至曾子宣亟出之師太原數日蔡挾二向王都知劉友端專以繼志述事開陳曾韓二

相罷蔡爲右丞月餘入相陳鄒輩立遂皆置嶺外天下事自此壞以至敵國相侵竟無虛日而具禍靡底止矣

書胡澹庵爲忠獻作卞壺祠記後

右晉驃騎將軍卞待中祠記紹興辛巳故資政殿學士澹庵先生胡公筆也距今五十二年矣石未克立而廟及忠孝亭滋圯某旣繕而新之會公之仲子將漕適至亟請于參預樓公書而刻諸祠下惟澹庵先生行遠之文足以垂世扶教某幸甚得附名於碑陰云

書陳文正擬進紹興親征詔草後

故右丞相陳文正公當金人敗盟時宏濟中興不動如

山鎮安中外之功如謝太傅竹帛登載類能言之獨親
征詔天下傳誦餘四十年未知有出公筆者竊意盛德
大業尤不欲與文士爭名故推美於人是以至今昔會
昌茂叛播告之修多出衛公台宰之手于時夸艷學士
輩幾無顏色衛公卒罹讒忌惟我文正韜德不競宜其
一時文武才藝盡爲公用卒成大公也

題四川耆定錄

衢州士人毛方平仕於蜀遭吳曦亂後毀印紙久之敍
雪得伸過吳見訪出此相惠此編于蜀亂最詳其所著
從亂逆黨蜀師怯懦與事變初聞廟堂無策恐不爲不

當其痛楊巨源之死由彭輅皆別錄所不能及方平頗負氣云

吳敏中橋錄跋

右吳敏中橋錄紹興曾卿元伯家所傳本敏中真州人錄蘇文忠奏議文字蓋方禁蘇黃之學云

戊午議和錄跋

右紹興八年戊午議和自趙忠定罷相曾胡二公讜言得罪至次年己未下詔曉告四方和議初成本末歲月未甚遠日月先後鮮有知者暇日搜討舊能聞錄諸楮中姑備遺忘題爲戊午議和錄周山房書

書陽叢錄跋

乙丑歲余居憂讀靖康以來雜記得數百事間有大小氏之所不錄者抄寅楮中不復詮次題爲書陽叢錄余老矣東觀蘭臺想才命所不易到姑識遺忘而已周南仲書

姑蘇銜冤錄跋

紹熙初元修高宗皇帝實錄故侍郎廬陵孫公從之時在史院是編嘗取以自改間遂爲間遂爲間遂實錄公筆今遺墨尙在而哲人淪謝已三年矣南頃爲太學諸生實受教誨成就之賜追思博學多識忠君憂國愛善

獎物之意爲之流淚嘉泰二年清明日書

趙氏痛心錄跋

右數段丁卯春在浙東倉幕中宗袞之子監越之鹽倉適其弟京官爲黃氏壻者來間語及之亟借錄記十册自言黃氏錄藏頗多似不堪示人也次年居憂偶錄

揚州利害錄跋

此篇譚元猷作元猷名良顯作此編時張詔君卿實命之君卿與郭闕原仇家恐未必爲當論

書政塗雜抄錄跋

右政塗雜抄慶元大事記此必非老參筆恐諸郎增飾

云參或長子廣德之文也余與陳氏子弟別久丙寅自
掌故得浙東倉幕過之知其於甲寅間事必有私所記
錄其次子昌孫新任撫州守謂其曾與其昆弟往來之
日久且嘗辱參駕於朝自謂會言可售丁寧不泄而出
之余亟呼書吏崔宗之錄藏於篋撫州連三遣老吏督
索而此本已完矣後察其意亦悔出之也丁卯居憂書

譙天授事錄跋

譙天授事已巳撫州孟濟甫錄示濟南甫今爲鄱陽太
守襄陵許公翰甥也鑑堂遺事趙搏御批皆池時在所
得

五雲次舊聞錄跋

右五雲舊聞新太平倅韓楚卿家傳本作此書者倅之
先文膺胄紹興有五雲門蓋諸韓所居云充浦小方上
李好謙璉館其家得之嘉定癸酉三月十五日識

書方夷吾已見跋

右方夷吾所遺夷吾名導侍郎務德之子曾侍其親仕
于紹興乾道間此編若無可取故舊文字不欲棄毀爾
周南仲書

跋尤氏家藏蘇子美帖

昔陳後山作叢譚記杜正獻丁文簡二公在政府時言

者考蘇子美甚急正獻避嫌故文簡論以深文子美遂坐廢爲民按元豐六年後山年十六七時已出從曾南豐游其於慶歷三年相事去方三十餘年叢譚記錄舊聞必不妄竊謂杜公非不與也不待已與耳當時有天下望者孰有如韓公位副樞爲上言舜韓公欽一醉飽之過不足深治尹公師魯亦爭之二公皆天下所取信者斯言出則公論定矣杜公何用復取而自言之此正與李邦直之事邦直策制科有雅才或謂韓公以伯氏聯姻數抑之韓公爲天下宰相當軸果以私嫌屈公議是所以爲私己計而已安得爲韓公益韓公不自用邦

直有歐公永叔知之又薦之猶杜公不自救子美有韓公尹公辨之也當慶歷治平間天下以是非賢否之責爲公而仕之者非一人故二公益得自謹于嫌疑之際其後歐公爲人罔蟻舉朝乃無一人出與之爭而吳冲卿不免自爲文疏以辨若蔣穎叔輩東坡猶字之而不名也冲卿雖誼不容默而氣象非前日矣世衰道微好以後世之見臆量前輩愚恐學者誤讀叢譚記壬申臘日舟過錫山因尤焞出示子美帖輒題其卷云

跋鞏洛行記後

右鞏洛行記外一卷妻氏洪公吉壽紹興九年辟祇謁

陵寢使蜀道間筆錄也始余竊從好事訪以南渡舊聞則先老已無存者慶元丁巳前藉田令岳侯震艤舟秋浦亭下往納謁焉因語岳事本末藉田令岳方患難時齒幼不盡知又問紹興十一年齊安仕襲坐交書藩鎮罷太宗司斥居外復傾身請以百口辨詔獄之冤誣是何相知之深相與盡力之如是耶籍田泣謂余先公孤起軍旅豈識宗近屬曩者齊安偕張公燾銜命室謁省橋陵道過武昌時始識公先公素意卿士大夫一見卽握手引坐深語旣諜知敵情動息實無意歛兵因力言敵無信且二公此行關國體蓋少緩未害也齊安少年

固激昂喜事方日夜企而望歸謂公不主和實曼辭邀
留不爲之動且誼不當以王事憚行遂辭去三數舍塵
氛倏起囂呼動地導從股栗復馳而南無幾何則兵幟
已壓其前先公在行且怒且喜迎呼二公固謂君毋遽
令董御帶牛觀察已前定鋒矣頃之兩將捷書尾而至
其後齊安坐論救公謫慨然有烈士風實激於所嘗目
覩誼知公非但德公深也余奇偉籍田所聞謂世必有
私識於簡策者每以未及盡見野記小史爲恨丁卯再
適越知妻外氏實壻齊安且用齊安表上其才得仕又
嘗身預使從亟求得此卷考之按趙張以是年二月二

十四日出國北門王事沿道有程獨至鄂罷就舍二十
許日泊再得金字信督趣始治行皆無所謂倉卒道遇
兵事但既行命張憲以兵護之往而已是書距今七十
有三年當時豈有所諱隱闕略而不著耶抑非其使行
時事而傳之誤耶然在武昌所抄寡定多不盡存其赴
岳軍燕設與岳帥致饋間亦多塗抹偶其字畫濃淡尙
餘彷彿使實遇兵又蒙岳力其不敢形筆墨以賈禍決
矣要之無故不應嚴兵輟愛將爲衛其不止于道梗備
宅盜明甚則籍田之言爲不謬決矣惜乎劫于告密羅
織之威雖奧溲寒士篋牘私小文家人所不可得而見

字者亦畏避刪除而不敢盡存故雖七十三年敗笈之所藏復出而曾不足以考證之也則其間遺落泯沒而不盡傳者何獨籍田之所聞哉豈不甚可嘆耶按張子公歸奏諸陵石澗久涸使至而津流適通今閱行紀實泰裕二陵在永安軍之南號青龍河其載新界事實如李熙民李仲荀不屈於童貫皆有補史氏之佚遺稍加刪潤當與程公子山西征記並行公名龜朋世家維揚傳學有文屢上有司不第尤嗜史手寫溫公通鑑今藏其家結字行楷有法生平喜著書業墮右列不偶多散逸不傳云嘉定庚午外孫壻周南書

山房集卷五
十一
書僧仲殊詩詞真跡後

右僧仲殊詩詞癸亥秋得于葉林石家石林書院今景德寺側天台倅葉松所居是也葉氏謂此編中殊所自寫諜背皆元祐間刺字殊死于承天寺僧房嘗見老僧能言其詩甚異嘉定庚午周南書

墓誌銘

黃平甫墓誌銘

黃概字平甫世昭武人故閣學士諡簡肅諱中之孫今衡陽守翰仲子也平甫家庭所漸意氣亢卓論學取友務一趨正直好面數人過以此無親匿然其遇長老所

敬恂恂退然卑執未嘗敢自出也蔭補京官再監麻沙
楓橋鎮稅鎮視縣事少則已能蹇然不屈情有當仕之
意能使去而懷之轉通直郎幹辨江東茶事司吏瞞取
官物俛首謝平甫爭不能得卽臥病旬去使者促切之
不爲動則又益怒然終以平整佐長事無夸甫挾意卒
得職手寫吏牘不苟敬事上官私損衣食在間遺親舊
有名色俸別居之以當公費卒于妻謝氏父給事中官
舍慶元某年七月幾日也病革大聞其友報罷猶強其
弟榮治書竟起自爲之年纔三十二未厭于學有至性
云妻謝氏後幾月亦卒將合葬于某里榮來索銘余曰

山房集卷五
十一
如平甫繼嗣何曰大人命矣榮有之則以後之銘曰于
是黃氏宦十世矣有孫則賢難哉余嘗與平甫仕于池
與之上下議論其父子實宗從朱氏學云

朱晞冀墓銘

晞冀得年二十八慶元五年某月日卒明年幾月幾日
葬某村某里晞冀居然成就子弟始得熱疾汗其表失
度或曰瘡痍也誤矣是謂亡津又二十日竟死頃常見
晞冀試官題同學者稱之及病亟謂其母必葬我買好
棺以斂其父母皆六七十歲人可哀也已有兩兄其季
晞顏求銘于同年進士某人銘曰嗟晞冀往誰嗣生吳

縣銘在此

陶宣義墓銘

嘉興舊爲蘇隸邑其俗樂誼而尙施然其弊也夸豪而
事無益千金之家羞不相及或僅不足以急人至若華
穰豐飽以崇老釋者往往竭其力以趨之雖其爲施同
要以不累于俗而知所輕重者是爲難耳柳澤之陂有
長者焉陶君其人也君蒙成於父兄不廣拆于利諉事
于弟姪不計析分銖獨慕爲恢闊均戚及疏偕其嘖呻
樂病死斂梁川甃道視力所到又自以爲勿足也已巳
庚午江淮饑民相食近甸斗粟幾千錢官賦民粥不給

賣餅餌者不敢過市餓者撮道旁萍苴嚼齒之大家方
峙糧其以左右望君抄並舍二千家發困廩下其實之
五計口賑之瘞且起簡其疾者餽以共之歸其流者橐
以遺之或轉其歷來弗卻也稚者養之死者瘞之謹曰
無多事嗇禍矣君曰若患耳非德也已乃義君之舉者
風動四方出滯藏做爲之所活者倍于柳澤焉君有業
於華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輒破相與爲隱寄
而已君創義役弭爭端望賅謝吏失望悵然則怵豪右
撼之於有勢君不私一家患一鄉反傾補罅瘠已羸人
凡十年義役得不破君燕處則有偵于門閤出則有謁

于路旁觀者厭苦君開門當之無空手還者顧謂其子
吾所謂未有遺長道也今當別爲義廩幾後以賑族嫗
爲義薪幾平以市估其所鄭重若飾神祠繕梵宇察其
緩急以弗爲若焚券已責之爲急也病革矣猶曰無虐
貧庸無爲怨府亦異乎放利而沒身者矣初君不求仕
教子而已一鐘之粟分人之災非如畦種可計日待也
而大章大甄并入太學大章擢丙辰第大甄未幾以上
舍策名君不爲流級值國大慶亦得官封至宣義郎以
老豈爲善者雖淺薄彼昭然者如響之扣若此耶其易
君卒于嘉定壬申五月幾日相爲穰檜有刲臂肉者誠

之感也世或謂人不可以義助者其信然耶君名某字
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保義卽世籍震澤其適柳澤也
實自保義定遷始母氏繼母某氏娶沈氏孺人先卒二
子大章某官大甄某官女適從政郎前浙東路提舉司
幹辦公事劉宰孫男尙幼以某年十一月祔於柳澤之
西沈夫人兆銘曰施不必義遠于利惠非爲德可以食
嗟陶君恢有識歲窶艱發術仁綫雷微誠達石刻幽藏
後有述

郭子東壙誌

有宋郭君諱震字子東年五十二嘉泰辛酉十月七日

卒後八十二日葬吳縣長州鄉華山梅塢父諱大任奉
議郎知陝州贈中奉大夫母陸氏贈太令人郭氏由淄
川人南渡爲吳郡人君陝州仲子十餘歲喜聞伊洛遺
書未冠讀易嘆曰天地吾仁中一稊米耳由是棄科舉
絕昏宦超然有遺俗之志後十餘年君病七八十日藥
盡試勿除已而神暢朗一變灑落末乃與所謂通神先
生者浙其所得者他人亦不能識也不狃方術不繆吐
納氣合體固冬不蘊絮夏不痺暑動作怡易愛陶潛詩
時作行草數行或夜半起坐鼓琴樂其所以自得者三
十年嘗欲泛瀟湘寬廬阜訪隱淪以終身終以兄弟友

愛不忍去也屬纊氣微手容如拱蓋君質純慮淡生不
揉于物而堅磨澄濾之功深宜其終始迥異於人也惟
君隱約之跡應得銘誌今葬日薄姑追大致納諸壙君
嘗號曰自然蓋得之於夢寐葬近先塋亦治命云

長女壙銘

宋有秃翁周某以科舉進居二十五年官不過一命閱
讒六百日有女長曰良母黃氏出也曰子不能爲農祈
年賈射利工追技行矣盍嫁而女老焉于是今資政殿
學士長沙太守衛候以其子朴請曰昔仲子嘗女而子
矣重婚不可乎朴今爲從事郎書寫湖南安撫司機宜

文字自少順悌而居業專心默向之迺不更卜女弱息
懼不任人事既行姑既和夫人曰介婦奉盥舉進應節
吾因甚暑不令納拜也又曰朴室諸而睦門內覺更親
朴庶有婦乎明年偕朴行有子曰衡老女尙幼結帨早
不知婦人薨九生十死急起抱新乳兒爲戲樂行又不
能得庶媪俱失任護風未傷湊神腑疾且動且止夜中
猶笑語亶亶索領緣視曰嚮晨我且我家人壽十一月
冬至夕也已而忽變劇損矣始女三四歲嘗病後乃無
侵苦以嫁嫁止一歲居室屋不知有庭除足纔出門卽
遠涉三湘數千里生往死還又倍之果命耶何必使余

山房集卷五
十六
重累朴以嘉定癸酉幾月幾日葬之某所去其家大傅
塋幾步余悲夫昔好與之別而不見其訣也乃銘之銘
曰二子二十而嫁不留迨其期爲子之未能而母爲嗚
呼父母之尤兮而止于斯

永國夫人何氏行狀

夫人何氏曾祖某太廟齊郎祖母大理評事父某登仕
郎夫人世家山陽著姓也初夫人在嬰兒先君武翼猶
未生登仕指夫人謂先祖監元曰以是女爲寬仁家他
日子婦可乎先祖臨准人寬仁字也俱州里同舍又相
好也故相狎及之實一時戲言非嘗有意預論婚也及

汴京摧破敵騎漸寬南下淮楚閩動盜起如蝟貴高者
先期南渡登仕獨紮撫墳墓柅不行果頃之張簡常蓋
張榮四出蕩掠諸渠首皆指登仕宅室爲蟻聚何氏三
百口殲焉夫人族破時八歲頓仆絕矣偶有天幸賊投
以兵反置刃不死因得逃生于草莽中自是兵火飄轉
誰復記省前所謂戲言先祖獨心念登仕曩與我言者
意良厚且吾終不以登仕死生負恩誼卒迎夫人歸先
君焉夫人旣歸則閒獨嘆曰吾終身不獲事吾親矣以
吾概父母而弗及者而以盡于舅姑儻可贖吾之不孝
于終身乎蓋先祖壽八十四祖妣時夫人九十六夫人

共養五十年凡食飲刀七煩捫諸勞辱事皆身親之如
一日藥雖常所服餌不以付婢手進也時夫人體或小
不平雖苦寒不離左右或侵宵分時甚著立夫人曰新
婦休矣則眷眷不忍去至再三言趣去足纔免之限外
猶側爲以候警欬苟疾未嘗安于寢也自播徙來吳生
計落然然先君固守門戶終不肯叛去縫掖營什一之
利聚十數學子資其訾謝以供耳夫人能儉薄綴積纖
微量計急戶內宴然不見疏罅客賭疏莒客什器不亂
未嘗肯信其家空乏爲也虎自爲常兒粗已領略估畢
獨不能服勤章句先止一子又不忍楚督之及長六博

尙氣不諧于儔類獨夫人知之夫人自少涉難語外門
情事則雪涕被面故心亦獨喜尙氣節問語虎曰汝慕
爲倜儻奇節而擯細謹誠有志則當折節於學不學而
估義矜俠則爲跌宕毀駕駒矣于是鬻釵鋤趣虎親師
友故虎得稍服馴義理不致錯規矩由右學首武科服
勤官首以至叨被國家推擢者皆夫人之賜也夫人尤
膽決有智數嘉泰甲子虎自閣門試守浮光于是守邊
者多已遺家獨往虎將迎養則念偏慈老矣未決夫人
曰我兩更兵不死今爲守將母何遽死耶卽死國不猶
愈乎命盡室載以行旣行則又徐驅暮舍撫慰行路以

鎮安人情虎以開禧丙寅移郡山陽至四月則山陽大
兵悉出赴屯矣官吏前在者固無幾將又遺其孥潛去
百姓因之舳艫相虎繼患之欲止之則懼益駭未有以
發也夫人曰易耳命虎傳戒典客吏曰吾母以重午召
會嘗寮家人於是議歸者惴然不果動而居民去者亦
稍稍復集他日依城自固之僅郡保空墉四壁而已惟
山陽民不輕徙故廬井迄今猶存焉是年秋虎論戎事
詆首將而下當柄者入其言立報罷且就逮宣司謂且
推烈夫人曰懼也池未有得罪于民汝行矣無虎遂行
會逮則聞宣司察之請以身任虎于朝矣虎前事果益

解遂改而守歷陽焉先是朝廷知歷陽爲敵衝勢重命大將戚拱駐全師任捍禦之責冬十一月敵犯淮甸濠梁安豐長驅而來拱懼敵一夕脅衆遁于是歷陽大震三日間亡者略盡官兵存者纔千八百民兵七百而已父老縛橋治道叩頭請見願得循用近事亟出移治虎慰謝遣之猶不去夫人曰出謂之曰父老惜太守之死於敵耶太守離城一步是亦逃矣事定則爲失守如國法何遂顧謂虎今攜汝子江滸以朝夕望汝汝其死事吾將育汝子以無廢汝父祀而已立道訣絕語以別虎幸因夫人處當家事卽方寸洒然於是立命土三面門

一意爲死守計矣初濠梁渦口旣棄不守敵又乘安豐五口之勝遂徑趣合肥之木柵合肥不破者僅耳而士卒前多戰死者是因江淮間偶見諸小戍將咸得擇利進退謹謂欲棄和以避敵鋒戚拱之遁也固坐退懦然其敢于直渡不疑亦略可見矣是時虎受圍旬日矣方事之警日夜冀援軍至而諸將謂虎常日強項因是欲快其意所不平委虎於孤壁不卹且併匿不以之聞虎得與城存亡明幸矣獨念國事誰與直之幸賴夫人在外知事棘非但爲一家一身自爲牒馳于訴宣司牒詞懇迫宣司讀之爲動容始議遣屬趣兵來赴馬方圍閉

時影響不通夫人數厚賂夜縫人入傳達外耗故城中
固得以爲備復窘雨雪樵采路絕儲待且將盡夫人又
密撫將士雖微而齶茗藥劑悉市以送之守者用益感
勵不解凡攻圍踰月城幾陷者數矣憑國威靈卒賴以
全者多矣夫人之助爲多而虎不得爲諸將之所甘心
者實由夫人懇訴之力也初夫人以慈福大慶封太安
人至是超封感義郡夫人加永國太夫人今參樞雷公
在綸省道上褒異教忠之義歷陽軍民爲起祠刻石記
其事焉上旣更化錄虎微勞超授虎正任付以主管侍
衛馬軍司事人謂夫人脫憂虞就榮養當年健強且親

見虎之躡用足伸眉適意樂矣而夫人居之以泊然如
常時每見祿賜優厚輒對虎憂曰汝何以勝且吾家不
藉束脩活方十年而汝五六年間起家涉三郡今又驟
躋嚴衛汝何以勝且汝戇不已則將速就咎盍歸乎蓋
夫人慮虎之驕而戒之者如此身所被服好自紉補一
唾壺三十年矣虎請以白金易之不可曰此吾先姑所
遺也然自虎城守幾毀其家洎敵退夫人來登城慰藉
將士而下又嘗輟脂休俸嫁死事之婦四百七十人孤
女二十六人士卒口衆而親老者必于時序爲名色以
賑之雖臨事能斷而虎治軍或鞭捶稍過則陽悸疾呼

使歸治藥故虎所至人尤戢母氏之恩意焉夫人沒其
後歷陽火攜綆汲以救夫人祠者數百人如護其所居
焉自虎得仕每令傾意勝己投分推誠通其有無前殿
岩夏侯震彭侯輅爲列將時皆升堂入拜以母事夫人
夫人皆以行呼之中間彭侯去其軍來荆南虎時在歷
陽夫人立命虎入奏願以母子保輅今堂帖故在也蓋
夫人識理過人者如此非虎欲炫其親而誣人以所難
能也虎不孝嘉定五年五月蒙恩除帶器械兼幹辦皇
城司于是虎去其家十年矣至是始得奉板輿以還里
舍夫人時已屬疾虎得祠請終養則病不可爲矣遂以

山房集卷五
三十一
某月日不起壽九十一一子虎也孫男一人某某官女
二人適某人以某年某月合祔夫人于某所先君之兆
將虎念夫人之爲婦爲母至遭變事皆應得書而虎懼
卽死無以永夫人之傳也于是輟泣忍死錄其梗槩伏
惟裁哀幸賜之銘謹狀

山房集卷五